

中越共談判之透視

張耀秋

一、從戰爭走向和談

中共此次發動對越南的侵略戰爭，早在四川和廣西的山巒叢林，訓練適應越北地形作戰的部隊，加緊整修雲南、廣西通往寮、越的道路橋樑，屯集軍糈物資，準備對越共閃擊；但鑑於以前法國和美國裝備優良的軍隊，在越境無法發揮威力，因之遲遲不敢行動。迄至鄧小平完成與日本簽約及與美國建交後，他就不顧華國鋒、汪東興等的反對，突然決定於二月十七日發動對越戰爭。

中共此次進犯越南北部，據說動員了不少部隊，越共軍官在戰場上檢獲中共的文件後向法新社透露，中共派遣了四十二軍的全部和四十一軍的一部份，進入越南北部，駐防雲南的中共十四軍，可能也加入戰爭，原駐防廣東、廣西的四十二軍、四十一軍，本是中共「四野」中比較能打仗的正規軍，其中四十二軍擅打「穿插戰」，在韓戰時穿入聯軍打亂聯軍戰略部署頗有經驗。但是，這些中共部隊，離開北韓之後，幾乎近四分之一世紀沒有打過仗，所有士兵和大部份的下級軍官，從未上過戰場，缺乏實戰的經驗^①。但是他們的對手越共部隊，却有長期作戰的實際經驗。

除了缺乏實戰經驗之外，中共步兵、空軍和坦克部隊的裝備，也不及越共。這些軍事上的大弱點，使中共軍隊的傷亡相當慘重。越共的邊防守備部隊和民兵，雖然也傷亡甚大，但衛戍河內與海防的主力和其他正規軍，並未受到嚴重的打擊。

中共出兵越南，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引誘越共主力，在高平、諒山一帶打一場大規模的運動戰，藉以打擊越共的實力，使越共再不敢滋擾廣西、雲南邊境地區。但越共對中共的企圖似很瞭解，它並不以重兵迎戰於高平、諒山一帶，反而引誘中共打長期的游擊戰，使中共陷入泥淖，進退兩難。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共只好知難而退，無法達到主要的戰略目標。

中共出兵越南的第二個目的，是想運用「圍魏救趙」的戰略，牽制越共進入寮國與高棉的部隊，援救高棉波布的殘部，及刺

註① 康淑銘：「中共出兵攻打越南與撤兵」，中國時報第三版，一九七九、三、十。

激寮、棉境內的反越勢力，加強反越共的活動，越共入侵寮國的部隊約有五萬人，侵棉部隊則有十五萬人，自中共進攻越南之後，越共曾將駐寮、棉的一部份軍隊空運回河內、海防一帶佈防。但在中共從北越撤兵後，越共不理會中共的強烈抗議，增兵五萬在高棉西部展開新的攻勢，掃蕩波布的殘餘部隊。故此次中共侵越之戰，仍未能挽回波布政權淪亡的命運。

中共此次進攻越南，在戰略戰術上均未能得到成功，其失敗之處在於：(一)進軍速度十分緩慢，且傷亡甚重，顯示在協調、通信或戰力上均有缺陷。(二)未使用飛機艦砲，顯示海空軍實力不足，對於密接支援地面戰鬥的技術陌生，以及受制於此區的蘇俄海軍。(三)仍無能力進行現代化戰爭。

基於上述缺點，故中共於進犯越南之後，乃派出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於四月十四日前往河內「求和」，充份暴露其內心的虛軟。

二 談判只是將武鬪轉為文鬪

中共由於鄧小平的輕率行動，突然發動侵越戰爭，致遭遇甚大的損失，激起國際間的一片譴責，與大陸人民之羣起反對，使其在政治外交上處於料想不到的逆境，祇得搬出一九六二年印邊戰爭不光榮的先例，於泥腳尚未深陷之時自動撤軍，且不惜出以低姿態，委屈求和，派人去河內進行談判。

中共此一對越共的態度，顯然是它「進兩步、退一步」戰術的運用，而越共又適逢兵力調動的困難，加以蘇俄示意暫時緩和，故勉強應允從事和談，但是雙方的談判，不過是將武鬪轉為文鬪，把局部的、邊區的坦克、火箭、火砲面對面的轟擊廝殺，改變為無限制、無休止的宣傳戰，以便彼此在會議桌上利用唇槍舌劍，透過報刊、廣播、電視，以電波、紙彈互相指摘攻訐，並藉謠言攻擊、間諜滲透及金錢收買等各種詭譎行動，繼續進行廣泛的鬭爭，以儘量困擾對方。

中越共經過此一戰爭之後，雙方都揚言得到了勝利。中共聲稱已達到「懲罰」的目的，甚且揚言「打到河內，易如反掌」。越共則宣傳中共侵越「已遭到可恥的失敗」，「傷亡慘重，不得不趕快撤軍」。真是各說各的話，各吹各的「勝利」。

然而，互說「勝利」之後，兩方又都聲言要坐下來談判邊界問題和其他問題。但正在談判將要舉行的前夕，中越共又掀起了新的罵戰，相互指稱指對方的軍隊進行襲擊，侵犯邊界，殺害本國人民及婦孺，但又說已擊退了敵人的進犯。這種各執一詞的說法，也正是共產黨宣傳的本色。

中越共的邊界談判，從開始醞釀到坐下來談判，曾經一波三折。中共曾指越共製造謠言，蓄意藉口拖延^②，越共則揚言要用

註^② 「路透社」北京電，一九七九

三、二十四。

槍砲對話⁽³⁾。在此過程中雙方總是喋喋不休，詬罵不停。究其原因，則是無論中共抑或越共，其實都毫無談判的誠意，他們把談判作爲另一形式的戰爭，將談判作爲攻擊對方的一種手段。

自由世界許多國家都有與共產黨談判的經驗，就以近三十年來說，美國曾有過兩次痛苦的經驗，一次是韓戰期間聯合國軍與中、韓共的談判，另一次則是越戰期間美國與越共的談判，從這兩次談判便可看出，共產黨根本是將談判當作另一場戰爭。共產黨參加談判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在談判桌上取得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自由國家與共產黨談判，已經如此困難，而共產黨與共產黨之間的談判，其困難，其爾虞我詐，則更可想而知。

經過此次中越共的戰爭，北平與河內俱已撕破了過去的偽裝面貌，而公開表示勢不兩立。在這種充滿敵意的氣氛下，妥協的可能性已不存在，談判的舉行祇是故作姿態，不僅不可能獲致任何實質的結果，甚且可能成爲另一場戰爭的開端。所以中共此次對越南的談判只是長期鬭爭中的一些外交手法，本質上仍是鬭爭，不是和解，而主要的鬭爭將在戰場上，不在談判桌上；談判的目標不是「關係正常化」，而是進行宣傳戰。

三 談判前的客觀形勢

中共入越部隊撤離後，雙方談判開始前，展現出的客觀形勢有如下述：

(一)蘇俄在東南亞的海權，已日益擴張。在中共侵越期間，蘇俄的遠東艦隊，曾令十二艘戰艦南下東海及南海。據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報導，一艘七千五百噸級的克瑞斯塔巡洋艦，由一艘巡防艦和一艘加油船隨伴，於三月底駛入了越南金蘭灣戰略海軍基地。同時，據日本「每日新聞」報導，蘇俄已在越南峴港建造了供蘇俄海空軍使用的通訊基地。四月初，蘇俄兩架長程偵察機繼一艘四萬噸最重型的航空母艦「明斯克號」東來，而出現在峴港機場。美國務院新聞官貝達曾爲此代表卡特總統發爲「深表關切」的談話，美國「華盛頓星報」更曾於三月二十九日報導，蘇俄與越南在今年二月簽訂有關蘇俄軍艦使用越南港灣的新協定，此項新協定是二月十七日中共攻越後簽訂的⁽⁴⁾。從長遠看，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它不但使中共在南中國海受到蘇俄包圍的威脅，而且影響美國在東亞的海權及日本的海路。如果蘇俄獲得永久海軍基地於金蘭灣，這將是美國海權在東南亞受威脅的第一步，對於「東協」五國亦甚爲不利。中共已於越戰中失去越南，今若因侵越而喪失其南中國海的制海權，其失敗是難以補救的。

(二)中共侵越之後，迫使越南更加倒向蘇俄。越南原有人民軍三軍共有六十五萬人，最近增加六個師，約爲十五萬人，其總

註(3) 「路透社」香港電，一九七九、三、二十四。
註(4) 「時事社」華盛頓電，一九七九、三、三十。

兵力將達到八十萬人。越南軍隊的武器彈藥、後勤補給，甚至於空中運輸均賴蘇俄支援^⑤。據曼谷消息報導，蘇俄正從空中及海上運送燃料和彈藥，以緩和越南軍隊中這兩種物資的缺乏情形。當中共軍隊在三月五日開始撤退前，越南軍隊實際上已經耗盡燃料和彈藥，蘇俄的「安托諾夫二二二」重型運輸機目前正在孟買作例行降落，加油後繼續飛往越南。^⑥蘇俄現已竭其全力以支持越南對抗中共，這將使共黨越南完全投入蘇俄的懷抱。

(二)「印支聯邦」的建立，已由越南動武而接近完成。早在一九三一年，當阮愛國（胡志明）在香港改組越南共產黨（後改名為印度支那共產黨）時，即企圖建立「印支聯邦」而將其置於越南實際領導之下。當時的策略是：先以黨領導三邦革命，然後再以政治、軍事力量組成聯邦。一九五一年越南勞動黨改組成立，亦公佈類似的「革命綱領」。其後經過多年來的征戰，終使高棉寮國入其掌握，並使此一聯邦計劃接近了完成的階段。

寮國總理蘇法努旺於三月二十日率領一個寮國高級代表團訪問金邊，與越南卵翼的高棉總理橫山林發表聲明，表示越、高、寮將誓死團結在一起，抵抗外來的反革命勢力。中共此次對越南作戰的主要作用，原是要阻止此一印支聯邦計劃的實現。河內在「柬埔寨民族團結戰線」旗幟下，自去年十二月下旬起向高棉發動全面進攻，今年元月七日金邊陷落。中共乃發動侵越之戰，企圖一面以圍魏救趙之計減輕波布集團殘部所遭受到的壓力，進而改變高棉局勢；一面壓迫河內，使其同意自高棉撤軍，作為中共撤出越北的條件。總括來說，仍然是為了要阻止印支聯邦計劃，不使高棉、寮國受制於越南。但是，中共這一企圖顯然是失敗了。就其侵越之戰的結果來說，既未能捕捉、殲滅越共的主力，又未能迫使河內從高棉撤軍。而且，在越軍最近一次進攻之下，高棉前總理波布集團的殘餘武力全部瓦解，金邊已成為河內的傀儡。三月五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文章，說越軍入侵高棉，「出兵打仗的是越南，擂鼓助陣的是蘇俄」。意謂河內亟謀「統一」印支三邦，乃出自蘇俄的授意，受到蘇俄的支援。據「曼谷郵報」四月八日報導，不久以前，蘇俄曾出動十二架安托諾夫二十二型運輸機，輪番飛行，將數約三萬名越共援軍運抵高棉西部地區，發動對波布集團殘部最後的一次攻擊。又據泰國情報人士透露：蘇俄於三月五日中共宣佈撤軍後，曾立即運來最新裝備，重新武裝越共部隊五個師，此等部隊現已調至中越邊界地區，準備隨時與中共軍作戰。^⑦由此可知，包括印支聯邦計劃在內，都只是蘇俄包圍和壓制中共戰略部署的一部份。

註^⑤ 裴耀文：「一周綴語」，香港「大公報」第二版，一九七九、四、一。

註^⑥ 「法新社」曼谷電，一九七九、三、二十六。

註^⑦ 「法新社」曼谷電，一九七九、四、八。

四 五次談判沒有結果

中共與越南的談判，於四月十八日在河內開始舉行。其實雙方在未交戰之前，爲了所謂「華僑問題」，曾於去年八月間舉行過六次會談，結果不歡而散，最後訴諸武力。當時的中共代表團是由「外交部副部長」仲曠東率領，此次則致以「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爲代表團團長。自四月十八日起到五月十八日止，與越方舉行了五次談判。在此等談判中，雙方立場懸殊，爭論不休，除原則上同意釋俘和易俘外，未能達成任何足令中、越共關係有所改善的協議。由於談判缺少進展，益顯示雙方關係之緊張。一般認爲無論是中共或越共，都已經把它們相互關係的處理，看作是總體政略與戰略的一部份。它們從不曾企圖將雙方的邊境問題、難民問題或十六日戰爭（今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四日）問題孤立地加以處理，而顯然希望從此等問題之「整批」談判中，獲得利益。茲將五次會談經過及雙方所提建議與結果敘述於後：

在四月十八日的第一次會議中，越南方面提出了三點建議：

(一)立卽劃出一個軍事區，雙方軍隊由二月十七日中共發動攻擊前的邊界後撤三哩，同時，立卽交換戰俘。

(二)恢復兩國間的正常鐵路交通、民航船務以及郵政等關係，並且解決「戰爭的後果」。

(三)根據法國和中國在十九世紀所定的協定，解決邊界及領土問題。^⑧

但在四月廿六日舉行的第二次談判中，中共「副外長」韓念龍卽指越方建議爲規避雙方關係中的「重大問題與實質問題」，而提出八項原則建議：

(一)雙方先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等原則的基礎上，恢復睦鄰關係。有關爭端，通過和平談判，謀求合理解決。

(二)任何一方都不謀求霸權，都不向外國派駐軍隊，已派的必須撤回本國。

(三)尊重中法界約劃定的中越兩國邊界線，並以該界約爲依據，談判解決中越邊界領土軍隊問題。

(四)互相尊重對方十二海里的領海主權。根據當前國際海洋法的有關原則，公平合理地劃分兩國在北部港灣和其他海域的經濟

區和「大陸架」。

(五)西沙、南沙兩羣島是中國領土，越南應回到承認這一事實的原來立場，越軍應撤出南沙。

(六)重申「中國」有關僑民的主張。

(七)越南應將強行驅趕到中國的越南公民接回越南。

^⑧ 註：^⑧ 「合衆社」曼谷電，一九七九、四、十八。

(V) 恢復兩國的鐵路運輸和貿易、民航、郵電等關係。⑨

此八項建議除第一項確認以和平談判作為解決爭端的唯一途徑乃屬於原則性的建議之外，其餘各項大都牽涉到雙方所爭執的基本問題。如第二項：「任何一方都不謀求霸權，都不向外國派駐軍隊，已派的必須撤回本國。」此顯指越南留駐在高棉境內的五師部隊而言。越軍入棉，在「柬埔寨民族團結戰線」旗幟下攻陷金邊，摧毁一向由中共支持的波布政權，乃中共指越共為「小霸」而施行「懲罰」和「教訓」的根本原因。中共既未能以五十萬大軍之入侵而迫使河內撤回其駐棉部隊，而今竟欲在戰爭未能取勝的情形下，經由談判而達成之，豈非妄想？何況越共業已與其所扶植的橫山林政權簽訂友好合作條約，就越軍入棉取得正式協議。中共作為第三者，又何能對高棉和越南兩國間的事務強作主張？

中共的八項建議除要求撤退入棉越軍外，餘如第四項，要求尊重十二浬領海、經濟區與大陸礁層的權益；第五項，重申西沙及南沙羣島主權，要求越南軍隊自南沙撤退，此二者，主要關係到海底石油礦藏的爭奪，越南既獲有蘇俄支持，必不至於一改其夙所堅持的立場，而作出重大的讓步。至於第七項，所謂准許二月十七日邊界衝突開始時越界進入中國大陸的難民儘早返回越南，河內指責這些難民原是中共煽動他們返回中國大陸，現又要求遣返越南，故非河內所能接受。由於雙方立場，南轔北轍，所以時逾一月的河內談判毫無結論。中共方面逕指此次和談為「騙局」，而越共則認定中共乃旨在利用談判，以掩飾其對越南的「新冒險行動」。

五月四日中、越共舉行第三次談判，雙方指責更烈。越共指中共的八項建議是要利用談判進行擴展及霸權政策，尋求再度進侵的藉口，而要求儘先討論邊界情況和兩國關係正常化。中共認為基本問題在於越南在印支三邦行使霸權，而要以越軍撤出高棉為正常化的先決條件。⑩最後雙方同意越共建議，今後談判將輪流商討關係正常化的可能性與有關邊界的急迫問題。

五月十二日中、越共舉行第四次談判，中共「副外長」韓念龍再度申述八項建議，越共副外長潘賢則指責中共用心在於壓制越南，使其放棄獨立主權與國際團結的政治路線。至此雙方立場已益趨明顯：中共着重在越軍撤出高棉與寮國，邊界問題只是次要；越共則只肯談有關邊界的具體問題，認為中共無權過問越南在印支三邦的行動。在這次和談中，越南向中共發出一項宣傳攻擊，然後接受中共所提交換戰俘的計劃，但由於技術上的原因，越南人員無法在十九日參加換俘，因而要求延後兩天至二十一日舉行。這是中越共關係日益惡化聲中首次獲得的小小突破。⑪

中共與越南在五月十八日舉行的第五次會談中，雙方均將談判的缺乏進展，歸咎於對方。中共「副外長」韓念龍重申並強調

譯文：「一周綴語」，「香港大公報」第二版，一九七九、四、二十九。
註⑨
註⑩
註⑪
〔法新社〕河內電，一九七九、五、四。
〔中央社〕曼谷合衆國際電，一九七九、五、十二。

中共對越南的指責，形容越南為「亞洲古巴」，替「蘇俄全球戰略」服務。他攻擊越南欲想創造「中南半島聯盟」，以便建立其「地區性霸權」；並嚴厲批評其在「泰棉邊界進行武裝挑釁」，在中越邊界繼續生事，及繼續將華裔從越南趕入中國大陸。韓念龍指責越南同時將「空軍及海軍基地供蘇俄使用，及准許其在金蘭灣建立電子偵察站」^⑫。越南副外長潘賢則指責北平只在利用會談作為宣傳的場所，謂中共必須對談判陷入僵局負其全責^⑬。

中越共的第五次會議於五月十八日在河內草草終場，同時亦結束了雙方的第一回合談判。按照雙方的協議，第二回合將在北平舉行，日期將透過「正常途徑」，另行決定^⑭。

在上述中共與越南的談判期中，聯合國秘書長華德翰曾於四月底訪問越南四天，旋於四月二十九日飛抵北平訪問，希望能為中共與越南雙方調解。但他在河內時，范文同總理坦率表示越南對任何正式的調停任務均不感興趣。^⑮而在北平時，鄧小平告訴他，如果越南繼續挑釁，中共保留再度懲罰越南的權利。華德翰經過此次訪問之後認為：中共與越南的談判已陷入僵局，中共要談判所有懸案，包括高棉問題，而越南只要雙方由邊界撤兵，劃出不設防區。

如所周知，中共與越南交惡的遠因，是由於越南和蘇俄結盟，包圍中共，近因是越南於去年耶誕節進軍高棉，並在金邊樹立親越傀儡政權。所以越南不談高棉問題，就是缺乏和解的誠意，越南建議雙方由邊境撤兵，要求劃定「非軍事地帶」，是極為狡猾的謀略，因這緩衝區如果劃成，那是予越南劃了一道屏障，它可放心吞併高棉與寮國，從而向東南亞擴張。

中越共會談中最難解決的是邊界問題。中共認為中越陸地爭執約六十處，面積約三十到四十平方公里。且現在雙方已互責對方移動界石，要判明誰是誰非，並非易事。越南方面宣稱要中共軍撤至「歷史的邊界」，越共所一向堅持的陸地邊界，是根據一八八七年的中法條約而來的，中共雖然直到一九五七年時，都還在表示：「承認既成事實」；後來却以這條約是個帝國主義的不平等條約為理由，堅持要加以修正。於是，爭端從此而起。加以過去中法兩方都在劃界時過於馬虎潦草，界碑豎得太少，平均十至二十哩才有一座，遂更容易造成雙方的歧見。

越共且指中共在其境內尚有一萬部隊，佔據十六個點和三處地方，並將四十一號、四十五號及卅一號界碑，乘此次進軍之時向越境移動。越南並於四月二十五日指控中共部隊在過去數天中，入侵越南四個邊界省份，且製造意外事件，意圖製造邊界區域的緊張情勢。「越南之聲」報導說，自四月十九日到二十二日，中共幾支軍隊越過邊界，並且在越南境內高平、諒山、黃蓮山及廣寧四省邊界一百五十至二百公尺處埋設地雷。^⑯

註註註註註註
〔法新社〕河內電，一九七九、五、十八。
〔合衆國際社〕曼谷電，一九七九、五、十八。
〔美聯社〕河內電，一九七九、五、十八。
〔美聯社〕曼谷電，一九七九、四、二十五。

中越共爭執更大的是東京灣海域上的界線。雙方原以東經一〇八度爲界，但此一界線與海南島西岸相距不過十餘哩，離越南海岸却有三倍的距離。到現在爲止，中共堅持「每人一半」的原則，越共却認爲自己應當佔有三分之二，中共只能佔有靠近海南島的三分之一。今日情勢，中共勢在必爭，而越南殆將堅持「歷史的邊界」原則，不易輕予退讓。

西沙和南沙羣島，在一九五六年以前，越共從未爭過所有權，直到十八年後，才開始堅持不讓。由於此一地區，可能富有石油資源，以致雙方不肯輕易放手。因此，中立的西方觀察家估計：下一個回合的中越共「武鬪」，可能就會發生在這一地區。越南在此次談判舉行以前，曾於四月十日派遣配有火箭筒、輕機槍、衝鋒槍等武器和電台的武裝軍人駕駛船隻三艘，侵入西沙羣島海域距岸五百米處進行偵察活動，並向中共巡邏艇射擊。中共外交部曾爲此於四月十三日照會越南駐北平大使館提出強烈抗議。上述情形可以看出：中越雙方未來談判一旦觸及邊界問題，將必引起嚴重爭端，決非經由談判而能輕易解決。

五 結 論

戰爭以後的和談，必須雙方勝負分明，始易進行，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之德、日，只有接受戰勝國所提出的條件，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至於勝負互見的韓戰，則板門店和談持續了兩年以上，最後韓國恢復統一問題仍難解決。如果談判的雙方都是共產國家，則情形更加複雜，亦更難獲致結果。例如中俄共的邊界問題談判，迄今持續將屆十年，依然在擱淺中。至於此次中越共之戰，雙方互誇勝利，其實越共只是邊區遭受摧毀，主力未受損失，中共於艱苦攻陷諒山之後倉促撤軍，乃是避免陷入北越的泥淖，同時本身傷亡亦重，更要顧忌蘇俄，不能不早作撤退。在這種情勢之下，談判將會形成互不相讓的僵局，殆屬勢所必然。

由此次中共與越南所提出要解決的問題加以觀察，如要得到解決，必須訴之於雙方的善意，但目前在中越兩共之間，除了猜忌和仇恨外，是不可能有任何善意存在的。所以此次中越共談判，看來不像是雙方要解決懸案，而似乎是雙方要維持一個表面上比較緩和的局面，以免戰爭隨時再度爆發。

越共是長期談判的能手，和美國就曾經歷過三年毫無誠意的談判，最後仍是依靠坦克車佔領了南越。別人害怕戰爭，不要毀滅，越共不怕戰爭，不怕毀滅，經過三十年戰爭，他們已與戰神爲友。而中共亦是窮兵黷武的政權，向以「打打談談，談談打打」的詭計著稱。因此，中越共此次在河內的第一回合談判，固然是不歡而散，展望將來在北平舉行的第二回合談判，恐亦難獲協議。至於雙方會不會從會議桌上的「文鬪」再演成戰場上的「武鬪」，當然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